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列傳

百十八  
百廿二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

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刑

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

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

反相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



Keio University Library

寄贈者 伯爵林董氏

昭和九年九月

慶應義塾圖書館



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  
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  
自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  
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  
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高祖  
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  
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

我曰驕奢諸侯

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  
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  
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  
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  
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褒金椎推之案信令從



者魏敬劉之正義曰劉古鼎厲王乃馳走闕

下肉祖謝曰臣毋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

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

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

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

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

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

得太后者孝文帝也

書作輦車輦曰車人軌行以載兵也

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

徐廣曰大車駕馬漢書音義曰谷口及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今

人使閩越凶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

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  
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史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  
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  
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  
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大夫但張晏曰大夫  
贊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  
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贊曰官為大夫名  
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

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五開章等七

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

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闔

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身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

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

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



中尉簡思謀殺以閉口

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

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為棺擲衣衾葬之肥

陵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

索隱曰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按肥

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

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

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

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

曰無勞苦者南海王民織上書獻璧皇帝忌



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名治思長不

遣謾言曰思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

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

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

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

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

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

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

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

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

也遣其子毋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縣為

菜蓋家室皆廩食給薪爨鹽豉炊食器席蓐

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

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他可索隱曰謂他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

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

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

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

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普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

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

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公淮南王自謂也

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

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

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大過也上即令丞相

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



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  
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桀黃帝顓頊者而堯舜

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周  
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徒徒城陽王王淮  
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  
年徒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上景王章子也  
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  
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



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  
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二年吳  
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  
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  
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  
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  
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徒  
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  
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徒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  
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



武安侯師古曰田蚡也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

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

太子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

大尉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即官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

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

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

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

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

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

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

甚淮南王有女陵徐廣曰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

金錢為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侯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



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謂捕也孟康曰謂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者候之也

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

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

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

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

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

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歐擊元朔五年太子學

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即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

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

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太子怒被

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即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行免郎中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

被告章下廷尉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

赴河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及計猶

豫十餘日未定曾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

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劾不

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

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

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

非是者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

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

如太子謀計漢中尉王太視其顏色和訊王

以斥雷彼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

無何師古曰自討度  
史无罪



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  
 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  
 募擊匈奴而被雍過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  
 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歧閣不行也音各  
 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  
 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  
 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  
 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  
 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

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友謀益甚諸使

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

云道或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

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

日伍被楚人或言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

其先伍子胥後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部署兵所從入

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



王不如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  
 乎王坐東宮名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  
 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  
 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  
 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

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  
 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  
 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  
 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



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糴糠女子紛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

此可作假句書直有  
且曰振子童男童女

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

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

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

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

云宜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

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

者關文



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乘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俟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

帝

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



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

日在梁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

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

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

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

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

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

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

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

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

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

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薛子不害最長王

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

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如淳曰



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

又怨時諸侯皆得分

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子為太子建父獨

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

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索隱曰漢

書作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良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

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

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

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

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

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淮南王患之欲殺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



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獯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



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  
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  
發兵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  
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  
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  
焦音寂笑反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

且吳何知反

○瓚曰言

吳王不知舉兵反

漢將

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

得出

今我令樓緩

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

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先要成臯之口

正義曰成

臯故在河南南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

之道

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南維氏縣南四里伊闕故關在河南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

春秋時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  
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  
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  
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  
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  
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  
無立錐之地千人之眾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檣

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  
之眾錢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  
哀反或是錢乎○索隱曰  
劉氏錢音吾裏反鑿音自  
各反又錢鄒音機鑄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  
曰閭左邊不役之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  
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

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

鬚故曰耐字典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

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逮諸侯太子

屬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隨而

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

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

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

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也如淳曰發淮南兵

日一日猶一朝使人即剝殺大將軍青而說

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

官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持羽檄從東方來

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



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

從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

曰在江夏駟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索隱曰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彊弩臨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

都揚州也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

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

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

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

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

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

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

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



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及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  
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  
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

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

相共議也○索隱曰索肆音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

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榮惑百姓倍畔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

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  
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  
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削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  
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  
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  
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世凡  
四十二年元狩

之本王

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

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  
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  
王后名也生子三人

長男葵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

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

淮南王兄弟相青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



服師古曰榜擊也擊之令其自服死罪也音鼓

家

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律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調徐國中衡山王以此恚與案

師古曰恚謂說毀之下皆類此

宋婦師古曰夫所棄也

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



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  
 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  
音義曰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  
傳母屬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實小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  
 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  
 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

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  
 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  
 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  
 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  
 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  
 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  
 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  
 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官中孝日益



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  
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  
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徐廣曰輕車戰車也  
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故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  
刻天子璽  
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  
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  
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  
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  
白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輜車  
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  
及上書吏稱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



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  
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  
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  
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  
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  
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  
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  
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

捕遣中尉安

素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表漢書

表李

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

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  
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  
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  
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



裁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六代志以問公歎謂漢宗五大百索隱述贊曰具以計智捷交習國王宮而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輶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詞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賦

而慎不取君謹守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

此三者足以治楚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

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

賦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

時而出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

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

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

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

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

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車

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

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乘車者皆君子

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



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

日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教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傳其國僑羊舌肸等

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

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

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

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

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在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

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押班

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

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道一作閉

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

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

鄭



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

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

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公儀休者魯博士

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

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

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

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

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

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

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

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



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  
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  
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  
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

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  
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  
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

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

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

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

念五六日至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

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

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



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

正國法曰然法楚昭之言准市變之政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敵父非德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

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

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

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

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

具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

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

人今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其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當慕傅柏袁盎之為人



也應劭曰傳拍梁人為孝王將素仇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

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

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

右曰云猶言如此其碎耳

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群

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

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

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

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莊助曰使

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更案漢書作瘡瘡猶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

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丞

相引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

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

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

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廢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

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

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

高不能屈忿數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



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  
事無之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  
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  
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  
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  
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禮正義曰在禮  
不拜

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  
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  
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  
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  
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



我曰發蒙覆及振  
以落之物言易也

節死義難感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  
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  
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  
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  
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

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

從民貫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

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

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以圍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罪弊中國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火  
宮中有高門毀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

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自獲因子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

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

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

闡出  
胡市吏民不得持

共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闡

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三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

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

銖錢徐廣曰元狩五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



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

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

辨

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

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

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

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

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

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

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



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其二千石奉月二萬三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段可考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

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

自喜脫張羽於危

服虔曰梁孝王弟楚相之弟

聲聞梁楚

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

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贊曰諸郊謂長安四面

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孝諸故人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  
然其交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  
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  
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  
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莊廩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

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

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  
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行  
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  
河自請治行五日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



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

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蓋與生財利

如今方如令方賓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

舉者索隱曰儻音郎就反牽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道也或者貫

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牽較字亦作酤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酤也此云牽

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專其利故云牽較也

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

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

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庶內行

循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落零落猶散

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

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

無勢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

邳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



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  
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  
鄴亦云悲夫汲六十八人  
索隱述贊曰宋無錫贊相集汲公七部以  
河南矯制汲自古稱賢淮南卧理  
天子伏焉積薪與歎仇直愈堅  
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

翟公愴旃

汲鄴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推之  
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勤儒者以  
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  
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

也是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

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

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以正義曰鄭文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喪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

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

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

則齊宋曹衛陳蔡杞莒匡等爾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

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

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

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

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

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

傳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正義曰陳州澹臺子羽

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子夏居西河

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

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

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顯

縣温陽之處號隱儒鄉温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

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

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

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六苑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

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

子八世孫名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

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

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

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  
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  
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  
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  
云陳豨盧縮韓言諫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已  
不官正義曰言備員

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

時頗徵用

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

然孝文帝本好

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

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

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

索隱曰鄒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曰申轅姓培音普來反固名公生其處號



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

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

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

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

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

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

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

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皆弘奏請之辭

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

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

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

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筭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可

道藝殷曰序正義曰序奇也言奇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言詳

審經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入倫勸

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

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

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

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

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謹察

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詔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

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

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補  
教曰掌故有缺而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

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

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

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大行卒史比百石

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

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

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

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身請著功

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

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

以書五十八



古曰晉靡相依而作  
及解是在楚元王傳也

淨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伴宮在兗  
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  
伴之言半也其制  
半於天子之壁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  
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淨

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

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

王郢立四歲薨子成立郢以呂后二年封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

上邽侯文帝元成立為楚王徐廣曰申公恥之歸

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

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

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

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蘭陵

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

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

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

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島



言力行諸勉力為行

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

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

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

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

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

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

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

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徐偃為膠

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

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

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



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  
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  
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  
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  
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  
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

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  
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  
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  
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

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

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  
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名轅固



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

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

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

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久之病免全

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諫儒多疾毀固

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蒲川側目而視固固

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顯

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願

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

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王舜也韓生推詩之



意向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

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

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

上博士言韓生本齊國士也商齊人心精解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

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

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

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

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

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

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



持節古曰持節也  
自衛護也

馬養造及時時問行備貸以給衣食行常帶

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

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

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

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

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

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

官朝

貝嘉賈誼之孫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

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

之後曾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

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

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

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



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諸  
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

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

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

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

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

不能通禮經延頌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

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

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按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

姓音善單次名能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

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

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

音劬孔子率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

子莊索隱曰按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莊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圖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

人矯子庸庇庇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

瞿



義曰即墨姓成名

同野音寒庇音必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

利反庇音自移反索隱曰按田何傳東武王同傳

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按田何傳東武王同傳

菑川何揚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

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索隱曰按田何傳東武王同傳

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

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

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

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

其止雨及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

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

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



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  
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  
奏天子名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

也天子名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  
呂步舒徐廣曰一作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無下愚

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  
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  
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

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  
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  
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  
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  
歸教授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  
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



比其義率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

大廣川啟忠徐廣曰毅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楮大

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

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

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

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表表

經書緒亂一和如三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安

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何晏曰格

也正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自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

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

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監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



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

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

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園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

為園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斲削瑠為璞也晉

灼云凋弊也斲班凋散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

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

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

國之亂發怒於錯錯率以被戮其後有邳都

甯成之屬

邳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邳音督漢書云河東大揚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揚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揚唐初改

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又漢皆屬河東郡邳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

邳上粟又



邳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以郎事

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

也野彘奉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

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片由此

重邳都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昔小兒癩病

音並同氏劉氏宗人二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

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知大府都為人勇有

氣力公廉不殺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邳都遷為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  
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  
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  
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

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

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竈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即謁者

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

為人上操下此点是欬



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

刀反操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

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若周之而邳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

皆步カテウリ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邳都如此

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

遇與結驪久之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

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

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顏云金吾鳥名也主不祥天子出行職主

先道以禦非常故執其治效邳都其廉弗知

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

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

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

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

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

比人乎乃賈償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賈

如

碎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

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

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

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

州聞縣東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按與國家有外戚姻屬

比於宗室故專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

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浩之所憎者

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

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

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

馮伏者軾也索隱曰按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

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



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  
成由等矣

趙禹者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繁城在雍武功縣西南

二十二里古郿國后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

京郡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

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

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

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

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

益刻盖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

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公怒笞湯湯掘

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

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辟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白證



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罪備具其父見之

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

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

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

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為茂陵尉治方

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

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

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

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



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無智以御人  
韋昭曰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  
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駟案服虔曰射成敗  
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  
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又云陽浮慕為乾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  
心內不合為沒也及列九卿交接天下名士  
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交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

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

使之事也平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

按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為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

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



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  
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  
上意臣不用愚  
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

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非常釋聞徐

日詔答聞也如今制日聞即奏事上善之曰  
矣駟察瓚日謂常見原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

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

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

於是徃徃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湯至於

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

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

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

皆窮根本嚴助及五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五  
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



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

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

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

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

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繇

令正義曰繇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

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賈人陪之若隱

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繇出此

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鉏豪彊并無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

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

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

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

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  
吳楚七國反景帝徃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陞  
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  
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  
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上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郵至月餘匈奴

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

申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

日以及湯為大吏申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

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

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惠數從中



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  
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  
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  
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  
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

湯亦治他

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  
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  
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  
孫園陵以送死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



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

日朱買臣吳人此此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

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

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

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

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

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深怨常欲死

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剛暴疆人

也官拜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

長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

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  
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

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  
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

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

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  
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  
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陞  
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  
長吏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  
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  
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  
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  
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

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

攻剽為羣盜

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

數妙反

縱有姊姁

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

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

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

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

之令史失其縣名

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



○索隱曰：蘊音愠，藉音子，夜反。張縣無通事。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

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

避貴戚，以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按

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

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

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

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

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

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

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

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

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固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  
 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  
 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  
 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  
 諸囚徒私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殺  
 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  
 為治索隱曰按謂豪猾之人下預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

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而縱以鷹擊毛擊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

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

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闇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

華



甘泉索隱曰平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

告緝索隱曰緝錢貫也漢氏有告緝令揚

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

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揚

沮巴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

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推理為姦

徐廣曰推殺人而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

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

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

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

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



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  
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  
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  
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  
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母聲  
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梨求

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

會春温舒頓足歎曰

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

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索隱曰案漢書作徙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奸猜疑

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伐

徐廣曰一云麻

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

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尉尹齊者東郡荏平人索隱曰荏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

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

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郡尉聲甚於

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

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

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

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

夫武帝軍用不足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

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釋行

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

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巧封將梁侯為荀彘所

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

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

鮮為彘所縛還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於中



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投銘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

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音

牧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

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帶犯無

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

大豪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

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

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治數歲其史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

鼎六年出曾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

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徒為右內史治  
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  
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  
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  
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  
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

徒

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其

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

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南陽有梅兔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亦作假入亦有姓假

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汜生之

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  
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  
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  
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  
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  
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而群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  
藏匿也命亡此

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  
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

曰羣盜起不發

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  
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  
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漫  
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徐廣曰詐為  
虛文言無盜

也賊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



漢書實作賢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  
大廐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  
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  
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  
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  
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  
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  
擅操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

漢書怨作怒

周

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  
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  
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  
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回者正義曰杜氏南陽杜衍人案隱曰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  
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邊卒多



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失亡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

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

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索隱曰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次至也

張湯而善侯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

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

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

書法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

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

舉之廷尉以章劾什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

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

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



書敎或有寸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以上廷尉及中都

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

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

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

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

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

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

為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

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

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

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漫以耗

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

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



檀下檀

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

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

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

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

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

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螻索隱曰螻音螻

苛酷比之水衡閹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

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

大上失德 法令滋起 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 姦偽斯熾 慘酷爰始

乳獸揚威 倉鷹側視 舞文巧詆

懷生可持

拂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河者足以... 文師...

誦史記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所稱其德美至... 德美...

... 德美...

... 德美...

... 德美...

... 德美...

... 德美...





